

驳栖霞得名于“栖霞山”说

——栖霞市名由来再考证

张荣起 崔保华

仲夏消暑，文友相聚，品茗畅谈，一人谈及艾山的名称由来，问：“艾山曾有俗名叫栖霞山吗？”我问：“你听过栖霞人有这种说法吗？”文友道：“没有啊！”原来，他是读了一篇《栖霞市得名于栖霞山》的文章，一直疑云未释。栖霞得名于“栖霞山”，笔者对这一观点颇有异议，故通过考证以辨析。

艾山有“栖霞山”俗名？

笔者认为，栖霞得名源于“栖霞山”，并称“栖霞山”是艾山的俗名，这一说法属主观臆断。

栖霞县置于金天会九年（1131），1995年批准撤县设市。本世纪初，为开发利用艾山历史文化，栖霞市曾组织十余名研究艾山的文史工作者深入当地进行调查研究，并邀请全国多名对胶东地域文化有研究的专家来栖霞实地考察。如此大规模的反复调研，没有发现任何关于艾山有“栖霞山”俗名的说法。

其实，艾山本非栖霞之山，建县前位于蓬莱境内。如果说栖霞没有此俗名，那么蓬莱是否会有？我们咨询了蓬莱对当地历史文化、山川有研究的专家，他们均否认“栖霞山”的说法。

《栖霞市得名于栖霞山》一文中说：“不识艾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在胶东范围，还未见前人曾将栖霞地名与道教文化挂钩——栖霞市名缘于山顶道观，结论出人意料，却又在情理之中。”该文作者曾发表过《日照得名或因山顶道观》一文，“在那时候，直觉告诉自己，省内栖霞市名应该亦是缘于山顶道观。以此为素材或能再创作出一篇新文，与《日照得名或因山顶道观》成为姊妹篇。”在行文中，该文作者还写道：“可以想象，在栖霞观存世的时候，栖霞观、栖霞山、栖霞县三者的关系，在当地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，并习以为常，从来没人也没必要去记入史册。岁月沧桑，后来栖霞观遭遇变故而消失，栖霞山名称则渐渐被人淡化和遗忘。但是，栖霞县名却并未因此而废弃，而是一直沿用下来。”这说法让人难以接受：既然是“在当地无人不知、无

人不晓”的事，怎么就会轻易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？又为什么会因此而“没必要去记入史册”？要知道，栖霞建县至今才800多年。

我们再查文献，寻找有关“艾山”名字来历的记载：明泰昌《登州府志》云：“其山巒屹秀拔，形如艾，故名。”清康熙《栖霞县志》称：“上产灵艾，苍紫茎光，异凡种。世人传五月五日神人采之，遂以名山。”清乾隆《栖霞县志》基本沿袭康熙县志之说。清光绪《栖霞县续志》则称：“艾山绝顶产艾，故名。土人云每端午日艾皆空心，相传为神人采去。”

从以上文字可见，史册不仅记实，也载传闻。如果真有“栖霞山”一名，还兼有承载县名的使命，是否也应留有重重的一笔？

《栖霞市得名于栖霞山》用来证明艾山即“栖霞山”的几节文字如下：“艾山，栖霞西北三十里……栖霞县本以山得名。”“遗憾的是，《齐乘》‘栖霞县本以山得名’这一重要论述，竟然一直未被后人正确理解和领会。”“窃以为，《齐乘》‘栖霞县本以山得名’语句出现在‘艾山’小节里，艾山又为栖霞市群山之冠。从这两方面来判断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栖霞山应该就是艾山。”

果真如此吗？我们在此将《齐乘》这段原文实录如下——

艾山，“栖霞西北三十里，山前温泉可浴。按：栖霞县本以山得名，曰百润、北曲、方岭、唐山、灵峰、覆甑、积水、芝阳、公山、某山、磁山、哈山，不能具述，大抵环县皆山耳。”

由原文可见，“栖霞县本以山得名”与上面艾山在语义上没有任何承

接关系，而是与后面“环县皆山耳”一脉相承的。

关注栖霞市名的学者很多，说栖霞市名缘于“栖霞山”的也并非该文作者一人。不过都不是给艾山取小名，而是缘于江苏省南京市的栖霞山。栖霞市与南京的栖霞山相距数千里，怎会扯到一起？众所周知，栖霞建县是伪齐皇帝刘豫所为。刘豫虽是北方人，但曾以进士身份于南宋徽宗时期在江南一带为官，熟悉南方风土人情及山川城名，这是情理之中的事。刘豫同期在登州设立招远、福山、栖霞三县和宁海军（治所今牟平）。除招远外，福山、栖霞、宁海，在南方均有重名。有关专家认为：“这种大范围的重名现象，或许与刘豫的江南情结有关。刘豫曾在江南任职，又求留任而不得，或许会形成一种补偿心理，即通过命名的方式满足自己对江南的期盼。”

此话虽亦出于推测，但笔者倒以为这位专家的“移异地之名为名”的推理有一些道理，因为栖霞已有“桃村”一名类似产生方式的先例。“桃村”之名，并非因为所在地的环境特征有桃树而取，而是500多年前孙氏一族自姑苏（今苏州）阊门外来栖霞建村时，为了表达对故乡江苏桃花坞的怀念而将村名取名“桃村”。有诗为证：“桃村遍地无桃花，非是当年命名差。只因江苏远延脉，桃花坞里有人家。”

栖霞市内也有人曾坚持因山得名的说法，但不是艾山，而是霞山，即城南之翠屏山。虽从城内能找到翠屏山原名“霞山”的些许痕迹，但证据不足，一直未被认可。

处机即为登州栖霞人”等等。诚如其所言，秦皇、汉武确实在胶东留下求仙延寿的足迹，但那不能证明胶东道教兴盛之早。据历史记载，他们是奔着仙山和长生不老药而来的。作为东夷野地的胶东半岛，道教形成风气当是在金大定七年（1167）王重阳到宁海州传教，尤其是丘处机成器——创立全真教龙门派之后。然而，王重阳来胶东时，栖霞已建县36年，距成吉思汗金兴定六年（1222）接见丘处机并尊为“国师”已91年。所以说，“栖霞”之命名与道教无关，更与丘处机无关。至于金兴定五年（1221）丘处机应诏去西域途中在阿罕山前所建“栖霞观”，只能说明他对故乡栖霞的怀念，而无法证明是因艾山顶上曾有一座“栖霞观”的缘故。

因“栖霞观”是该文作者主观认定存在的，并特意找向导陪同爬了一次艾山，寻找所谓“栖霞观”的位置，却片瓦未见，只是空跑一趟。

专业人士有个共识，历史文化研究讲求证据，包括书证、物证、人证乃至传说等，不可凭空想象和臆测。



栖霞市名源于嵎夷文化

《栖霞市得名于栖霞山》一文作者质疑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——“栖霞”市名与霞光照耀有关，称：“难道说这个地方的霞光是可塑的和定型的？霞光照耀是可测的定时的？”其实，还真是一点儿都不错，栖霞的霞光真有特殊历史渊源。请看自明、清以来《登州府志》与《栖霞县志》等文献有关栖霞县名来历的记载：“旭日将升，每有霞光盘旋，因以名县”；“五更平明，海日东升，照耀城头，霞光万道，城之得名，盖以此焉”；“旧谓县城，每天晓，辄有丹霞流宕，因以名县”。可以说，句句不离霞光。霞光有所寄托方显多娇，所以人们尤其欣赏元代《齐乘》的记载：“栖霞县本以山得名，曰百润、北曲、方岭、唐山、灵峰、覆甑、积水、芝阳、公山、某山、磁山、哈山，不能具述，大抵环县皆山耳。”山多则栖霞多，“因环县皆山，每天晓辄有丹霞流宕而名县”。

古时候，山峰林立、神秘莫测的栖霞县，被称为“嵎夷之地”。早在三千年前古典《尚书》的《尧典》中有记载：“分命羲仲宅嵎夷，曰旸谷，寅宾出日，平秩东作。”自古以来，无数学者苦苦寻求“嵎夷”“旸谷”之所在，甚至连日本、朝鲜和我国的辽东、辽西都争说是“嵎夷”“旸谷”的故乡。可是经过专家考证，那些地方均因非隶属青州之地而被排除。隶属青州的胶东半岛，唯有栖霞的文献里有“嵎夷”“旸谷”“寅宾”这些原汁原味的名称，并有遗迹可寻。

清康熙四十六年（1707），栖霞知县郑占春在《增补县志序》中写道：“栖霞辟邑也，岠嵎山（即金山）为帝尧寅宾出日之处，戛戛乎名区也。”意思说，栖霞是一个偏僻地方，域内的岠嵎山是帝尧时期恭迎太阳升起、确立春分、制定春季农事规章之处，当初是响当当的地方。由于名声远扬，不仅“岠嵎金牛”成为古时栖霞八景之一，还留下清初栖霞进士牟国珑的《登岠嵎山》诗：“东郡名山世久传，攀登直上青云巅。松岚簇拥千峰翠，草色霏微万壑烟。忆昔藏金推舜代，至今出日说尧年。不知石洞牛安在，耕得春郊万顷田。”诗中“至今出日说尧年”，说的正是“寅宾出日”这一典故。这一经典和遗迹，不仅沉淀成浓郁的嵎夷文化、孕育了“栖霞”市名，而且四座城门自东向南依次为寅宾门、环翠门、迎恩门、迎仙门，每一门名聚焦县城不同方向的一个掌故。东门取名“寅宾”，即取之于城东10公里之岠嵎山“寅宾出日”的典故。不仅如此，更早之前的明嘉靖二十七年（1548），知县李揆还曾在县署仪门东侧修建“寅宾馆”，彰显“寅宾出日”这一史迹。“岠嵎”，岠嵎山附近较平坦的地方。“曰旸谷”，就是附近有一个叫“旸谷”的地方。其实，在栖霞距岠嵎山约30公里的地方真有一个叫“旸谷”的村庄。

尧命羲仲等懂天文、管农事的大臣来“嵎夷”之地观察日出，确定“春分”，规划农业生产事宜，是不争的史实。近年又有最新研究成果，距“旸谷”村5公里处，有一座山顶为三千余亩平地的胶东名山——方山。学者杨长青多年考察研究后认为，山上有丰富的似祭坛、石塑龙一类的古遗迹，推测是尧命羲仲观察日出遗址。山下的杨家圈村，是6000年前古人类居住遗址，可为山上观日活动的佐证。2021年，杨长青在《烟台晚报》发表9篇“探秘栖霞方山”系列文章，披露了这一考证成果。古代有“日出旸谷”之说。试想，站在方山顶上，看着旭日从旸谷冉冉升起，霞光万道，栖在山头、栖在林梢、栖在屋脊，处处栖霞，何等壮观！栖霞县名，孕育其中矣。